

中国人最早怎样学英语? (上) ◆ 蒋波

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诵: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现在中国人也要高声呐喊: 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 中国人对于英语的复杂情结已然在教育战线上愈演愈烈。清末以来, 英语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 另一方面, 加强母语教育、减少英语学习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香港在大学推广英语教学, 北京将缩减高考英语的分值。学还是不学? 抑或是怎么学? 除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外, 英语学习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

孔子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大英帝国特使——马夏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 请求互通商贸, 却吃了闭门羹, 无奈悻悻而返。走时, 马夏尔尼抛出一句狠话: “中国至少在过去 150 年里, 没有改善, 没有前进, 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后退了; 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 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 果不其然, 半个世纪后, 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 当然还有英语。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 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 有 2.5 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 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 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 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 于 1708 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 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 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 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 “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 以《华夷译



■ 溥仪(右一)、溥杰、溥杰、庄士敦(左一)在御花园

语·拉丁语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 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 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 《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 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 庵五史为, 阿脱, 而蓝道姆”, 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 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 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 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 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 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 公使们不给面子, 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 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

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 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 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1917 年 6 月, 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 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 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 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 用的课本是《英文法》; 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 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 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 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 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 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 年东京审判时, 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 对答如流, 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 在外交场合, 清政府不得不雇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 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 但有一点共性是, 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 清廷在奕訢等人的奏请下, 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 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 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 1861 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 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 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到了高年级, 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 学生还得

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 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 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 “那时候学英语, 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 我们认、读、写英文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 先生硬教, 学生硬记, 天天默写单词, 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 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 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 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 因此, 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 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 定期举行期考、月考, 每日都有口试, 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 西学及格, 仍然可以毕业; 如果西学没有及格, 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 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 校园内的演讲会、辩论会、戏剧、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 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 甚至在校医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心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 清华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官办学校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 教会学校也在全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 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 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 包括德、智、体”, 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 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 设置不同的课程, 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上, 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 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做到“不须远征, 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 更有机会赴美留学, 中国留学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想受教育不容易, 没有钱可怎么上学呢? 养母多方托人打听, 结果打听到西门路上有座志成学校, 是进步人士办的。养母亲自去找了白发苍苍的老校长, 请求免费入读, 校长答应了。于是她以小喜子的乳名注册入学, 成了真正的小学生。

志成小学不大, 一间课堂两个班级上课, 一个班读第一册, 另一个班读第二册。小喜子一年中只能读半年书, 还有半年要帮家里照看小摊。但是, 她学习能力很强, 别人读第一册时, 她已把第二册中的知识学会了。平时在学校里, 她抢着扫地擦黑板, 老校长很喜欢她, 见她很勤劳, 就给她取了一个学名叫张士勤。这个名字她一直用到现在。

学校生活, 在小喜子眼前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课文不算难, “小狗跳, 小猫叫”呀, “暖的太阳”呀, “蝴蝶飞”呀……这些内容让她觉得有趣, 背诵起来也很快, 唱歌她更喜欢,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这首歌, 她唱起来很带劲。然而, 在同学们蹦蹦跳跳的时候, 她却跳不起来, 因为在进学校之前, 养母已经按农村的旧习惯给她裹了脚。裹了脚的小喜子, 走路一拐一歪, 疼得钻心。虽说自己, 却也有自己的主意, 在去学校的路上, 她偷偷地把裹脚布放掉, 回家时再悄悄缠上。有一次被养母发现了, 自然要对她“做规矩”, 免不了一顿训斥。老师知道后, 就去劝说养母, 裹了脚等于残疾人, 孙中山先生是不准裹脚的。养母不顽固, 尊重有文化的人, 所以听了劝告, 不但同意小喜子不再裹脚, 还把自己的裹脚布也扔掉了。由此, 小喜子对孙中山先生十分崇敬, 她每天在学校里看着中山先生的像, 背诵“总理遗训”, “遗训”两字的意思她不懂, 但她认定孙中山是个大好人。

小喜子在张家已经五年了, 养母在她十岁生日的时候, 买了块洋布, 给她做了件花衣裳。在永年路, 她曾遇到学生游行, 宣传反对日本侵略, 见到那些学生焚烧日货。回到家她就对养母说: “花衣服不穿了。”养母吃惊地问: “为啥?” 小喜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洋布是日本货! 我不穿!” 弄得养母目瞪口呆, 不知说什么好。三年后, 志成学校被封闭了, 她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8.这是新出的壶样

袁朴生拎着一把新壶, 大摇大摆地走进茶馆, 直奔靠窗的楠木八仙桌前, 那里, 有他的老座位。凡是裕隆茶馆的老茶客, 大抵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他稳稳地放下壶, 回头拱手跟大家打着招呼。

西门寿迎上来说: 朴生兄满脸喜气, 必是有大喜盈门啊! 袁朴生两手一摊, 说: 天天做壶, 累断筋骨, 袁某我何喜之有呢? 西门寿紧追不放: 我看朴生兄满脸桃花, 只怕是交上了桃花运了? 袁朴生不置可否地哈哈一笑。阿有诡秘一笑: 袁师傅,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袁朴生截住他的话头, 说: 朴生做事向来光明磊落, 今天当着各位的面, 知会一声, 若是朴生能有喜结良缘的那一天, 一定请各位赏光畅饮!

西门寿凑上来说, 朴生兄, 据说贤嫂已经进了门, 敢问芳名几何? 袁朴生爽朗地说, 西门兄不必担心, 到时你就知道了。说罢, 袁朴生举起桌上的壶, 说: 各位, 这是朴生新出的壶样, 还望各位方家多多赐正。

那壶安安静静, 端坐如钟, 又似沉稳淡定之君子。色如梨皮, 圆腹, 满盖, 通体古秀郁苍; 壶面之上, 浮浮星星点点的铺砂, 似铁若骨, 温玉般凝润, 耳把丰腴而不肥厚。

君德壶。袁朴生双手将壶托起来时, 周围一阵赞叹声, 而西门寿复杂的目光, 则在与他的对视下, 一点点黯淡下去。

清秀舒舒梅硬不得他一向的矜持了, 几乎, 他是用扑上来的姿态, 从袁朴生的手里接过梨皮君德壶, 反复端详, 他的两只手有些颤抖, 与双手一起颤抖的, 还有他下巴上的一撮花白胡子, 缺了门牙的瘪嘴念念有词道: 君德壶, 若君无德, 安得好壶耶! 壶者, 人也。

袁朴生躬下身说, 舒前辈过誉了, 朴生无才, 雕虫小技而已。西门寿假咳了一声。朝舒舒梅使了个眼色。舒舒梅突然话锋一转, 问道: 老朽一年前订的一把壶, 不知袁师傅何时能交货? 袁朴生赔笑道: 快了, 快了。舒老先生订的壶, 朴生一直记在心上呢。舒舒梅脸上有些不快, 干咳几声, 说: 老朽乃半埋黄土之人, 风烛残年, 来日无多矣! 干脆, 就这一把吧, 君

德君德, 老朽无德有壶, 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要多少银子, 袁师傅尽管说。

邵仙坤先生附和道: 铜钱好说, 铜钱好说。袁朴生赶紧把壶拿了过来, 说: 这壶, 乃是湖州广福楼茶庄的卫老板一年前所订。明日卫老板即来取壶。舒舒梅长叹一声: 老朽无缘矣! 邵仙坤缓缓念出一句古文: 道之在天者, 日也; 在人者, 心也!

大凡这古蜀街上的文人, 断不了与紫砂壶有些干系。譬如邵仙坤之类, 闲暇之时, 喜欢在紫砂壶上题字咏句, 按规矩, 文人写两把壶, 文人刻出来, 就得将其中一把送与文人, 这也是文人与艺人之间合作的一种方式。没有名头的艺人还就是喜欢有名望的文人在自己的壶上写字题咏, 这就叫做壶因字贵, 字随壶传。可是, 名头大的紫砂艺人, 周围有一圈痴迷藏家盯着, 壶根本来不及做, 也就没有多余的壶跟文人合作。早先陶半坡先生与袁朴生合作, 成为壶界与收藏界的美谈。因为有陶半坡在, 谁还敢跟袁朴生合作呢? 想得到一把袁壶, 更是难上加难的事了。

袁朴生挽住舒舒梅的胳膊, 说: 舒老前辈所托之壶, 朴生倾力而为。虞郎中在一旁说, 袁兄, 这梨皮壶的泥色, 如此温润风雅, 之前从未见过, 袁兄是从何处取来这等绝妙好泥的呢? 袁朴生笑笑, 瞥了西门寿一眼, 故意卖关子道: 梨皮砂, 自古以来就是紫砂泥料中的稀罕之物, 它藏在天青泥的夹层里, 又叫夹脂泥。泥如玉, 砂似骨, 黄龙山方圆十里, 各等泥料千千万万, 但梨皮砂在哪里, 只有天晓得。

舒舒梅晃着一颗瘦瘦的脑袋说: 老朽所订之壶, 非梨皮砂不可, 非君德壶不受。袁朴生道: 梨皮老段泥不光泥料金贵, 成品率也非常低。十壶九毁, 一般人不愿冒险。但无论如何, 舒老前辈所托之壶, 下月初五, 朴生一定送到府上! 虞郎中乘机说: 袁兄啊, 我也搭个顺风船吧, 请一把梨皮泥君德壶, 拜托了! 袁朴生哈哈大笑。

茶馆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古蜀街上, 但凡有个什么热闹, 别说是把壶, 就是一只死老鼠, 也会被围得里外三层, 水泄不通。袁朴生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西门寿不见了。

国壶

徐凤

